



王宗仁 著

解放军出版社

鲜花开在山那边

鲜花开在山那边

王宗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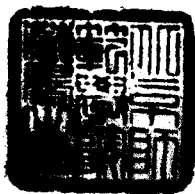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0640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1100640

鲜花开在山那边

王宗仁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0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1986年6月(沈阳)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统一书号: 10185•127 定价:1.9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编了部队中年作家王宗仁近年来创作的十八篇报告文学。

作者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军营生活中的各种人，有女将军、老教授、边防战士、军校学员、医学博士，还有穿军装的演员、艺术家。作者熟悉他们，热爱他们，记下了他们的酸甜苦辣，歌颂了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开拓新生活的精神。

这些作品写作手法精湛，构思巧妙，有诗一般的语言，充溢着散文的美，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执著追求。



作者简介：从十四岁在《陕西文艺》上发表处女作，至今已坚持业余创作三十年了。他没有一些专业作家的那些缠人的苦恼，却整日都沉浸在业余创作的甘甜中。近年来，他每日每时几乎都有一种紧迫感：应该写很多很多，写得更好更好。他先后出版了六本散文集（三本是两人合集）。他不满足于已得的成绩。对于自己已发表的作品，他说：“太差了，没脸拿出来见人。”他信奉自己的一句名言：鲜花开在山那边。

他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还是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一九八〇年，他和别人合作写的《写在她远行的路上》，获全国报告文学奖。

目 录

三进“将军府”	(1)
遗忘了的爱情	(15)
从昆仑山到华山	(32)
车向高原行	(54)
卷在窗帘里的梦	(71)
他和妻子、孙孙，还有小花猫	(88)
他的爱在高黎贡山上	(101)
战火中的彩裙	(118)
夜里，天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40)
通往军营的小路上，有个不穿军装的战士	(152)
昆仑白雪	(168)
“徐曼小姐”	(185)
山那边有鲜花	(213)
弯弯的路	(228)
爱情不是演戏	(251)
含笑的泪，带泪的笑	(260)
他在踏上国际舞台的前后	(277)
夏青、葛兰	(287)
后记	(307)

三进“将军府”

我分明已经站在北辛村五十一号门前了，但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会是她的家——一位驰名中外的女将军李贞的住所。它不象我想象的高墙深院，幽静、宏伟。它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墙皮脱落了，瓦块也残缺不全。两扇油漆剥落的黑门紧关着，两个小铁环静静地吊着，似乎已经多日不曾有人动过它了。街上一个玩耍的小娃儿，主动上来跟我搭话：“叔叔，是找李奶奶吗？”说着就上去帮我按响了门铃。

院里一阵响动。

开门的是一位身材消瘦，着藏青色的中山装老年女同志。衣领上、胳膊肘处都留着缝补过的针迹。她穿的拖鞋，式样也很古老，大概是用布鞋改的，或是来自乡间的土产。她的头发花白，很整齐地往脑后梳着。脸上那多而密的皱纹，给她添了几分老人的慈祥、和蔼。只有那副绛色架镜使她显出了几分威风，让人意识到她就是曾经在疆场上冲杀了大半生、有过非凡经历的女将军。

纯美和朴实，女性的慈祥和男性的刚强，有机地揉合在一起。

我说明来意，告诉她我是经过组织介绍来采访她的。

“我就是李贞。欢迎，欢迎！”她一口浓重的湖南腔，用含笑的目光望望我，伸出了手。那手，青筋突暴，很是结实。

“首长，我是来向您学习的。”我站在这位女将军面前，有点拘谨。

她看出来，说：“别老站着呀，走，屋里坐！”

这一下子缩短了我和她的距离。

她领我进了屋，在会客室里坐下。这间房子以及里面的陈设，象我刚接触的主人一样朴实。一台电视机；一个五斗柜；四张沙发看来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上面的包布磨蹭得发了毛，却很干净。她床上的被褥、床单没一件可以称得上高档品，那个枕头就更没有“时代气息”了，绣在上面的花以及四周的镶边，是五十年代我在老家看到的样式。还有写字台，不客气地说，比我这个小干部的强不了多少。我曾听说二级部以上领导的写字台和坐椅是特制的。也许一般是这样，可李贞同志的却并非特制。

中国将军的家原来就是这个样！进城三十多年了，李贞还没有改变“战地之家”的生活。

她的桌面上摆满了书籍和报纸，那翻开了的书本，用铅笔划着道道的报纸，和一支脱了笔帽的钢笔放在稿纸上，说明刚才她还在伏案读书、写东西。其它空间便是些装药物的瓶瓶罐罐。此刻，我心里涌满了对李贞同志的深深敬意。

来之前，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有关李贞住房的情况是：“文革”中被赶到外地的李贞，一九七六年落实政策才回到北京。但她原先和爱人甘泗淇上将住的那套房子早被别人占了。她只好长期住招待所，打“游击”。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没有人过问，似乎她成了被遗忘的人。

军委总部的一位领导人知道了李贞的处境，很生气，

他把有关部门的头头找来，说：

“解放军几百万人都管，为什么李贞的住房却没人过问？明白吗？她是个将军，全军就她一个女将军！”

在这位领导的关心和督促下，李贞才搬进了香山北辛村这处平房里。不管怎么说，她有落脚处了，有家了。但这是一个大杂院，几家合住，房子比较破旧，冬天暖气常常“断气”。工作人员看到她在这冬冷夏热的房子里受罪，担心她的身体吃不消，想给组织反映整修一下，她都制止了，说：“有个住处就不错了。大家都难嘛，我怎么好去搞特殊。”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李贞仍然住在这房里。工作人员觉得这样下去实在对她太苛刻了，便又提出让她搬到城里去住，她硬是不同意，说：

“我不愿一个人住独院，那太寂寞了！这儿多好，几家人住在一起，多热闹！”

没有任何反意，完全是心里话。

她一直没挪“窝”，和这套平房擦上了劲，在这儿住上瘾了。

她的对门是一位离休的师职干部。师职与老将军之间，相差多少台阶，李贞从来不去计算。她只知道，自己应该踏着脚下的台阶朝前走，而不应该站在这里向党伸手，要这要那。

李贞到隔壁给我张罗开水去了。我在思考着，今日我来到北辛村，找到的是女将军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台阶。这台阶它是如此朴实而坚硬。

碧叶，承受着太阳的抚慰

我为难了？称呼她什么呢？

尽管在我见到她之前，别人给我介绍了她的一串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顾委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总政组织部顾问，等等。可是见面后我才知道，这些头衔除了中顾委委员外，其它的职务在她的再三请求下，最近都免掉了。

她，一不是部长，二不是主任，算个什么“官”儿，我该称她什么好呢？叫“李将军”？太绕口，军队现在还没有恢复军衔制。叫“李大姐”？又不够严肃……

女将军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一笑：“我是共产党员嘛，你就叫我李贞同志，最亲切了！”

我点点头，只好这样了。我们话语多了。

“人要服老呀！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自然法则，谁违背了都不行。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她说。

时钟在嘀嘀嗒嗒地响着。那声律很是有节奏，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李贞给我讲：“不久前我去京西宾馆参加妇联召开的一个会，车行半路，心脏病突然犯了，挺厉害的。还没到会场，就住进了医院，特护了三天，才脱离了危险。医院的门进出多少次。可是这次住院的心情和哪一次都不一样，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感。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体力不允许我更多地工作了。为什么还要占着位子，把年轻人盖

着？搞现代化建设，光坐着、躺着喊是不行的，最需要使出劲来干呀！以后，只要妇联开会，我就呼吁，老同志应该让出位子来，让年轻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我还给康大姐写了封信，要求免去我妇联常委的职务。后来，她见到了我说，‘李贞同志，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信，妇联的其他几位同志都传阅了，我们准备采纳你的意见，下次开妇代会就兑现’。”

说到这里，李贞轻松地笑了。那是一种只有达到了所追求的目的以后宽慰的笑。我了解女将军的心情，她有宽阔的胸怀，她有自己追求，她“辞官”、“让贤”，全都是为了党的事业！

“你的做法是开明人士之见。应该在老干部中提倡你这种精神。”我说。

李贞继续讲着：“中国之大，人才之多，使许多外国朋友都感叹不止。老同志为什么要等自己伸了腿再让位？”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这次采访前，有人这样提醒我：“那老太太已经一二十年不出头露面了，怕是没甚好写的。”今天初进“将军府”，我却有着异样的感觉：女将军的脉搏仍然跟着时代的脉搏在跳动！

这时，我抬头向窗外看去，天空飘起了雨星子。女将军的话就象窗外的春雨，滋润着我的心！

她退居第二线以后，还如同大森林里的苍松一样，承受着阳光和泥土的抚慰。女将军还在总政组织部过组织生活，和同志们交心谈心。党费她总是按时亲自交给党小组长。如果她因故不能参加小组会，就写封信汇报自己的思想。尽管这封信有时只有几行字，但谁掂着它都是沉甸甸的。

雨停了，南风拂拂，天空变得更加晴爽了。雨后的院子里是一番少有的景色：鸡冠花、刺槐花，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奇花野草，更加绚丽多姿，五彩缤纷。

多么迷人啊！女将军的庭院。

这台阶，也是姑娘的新起点

第二次来李贞将军家，屋里多了一位端庄的秀气的姑娘，二十出头。她手脚勤快，一会儿打水，一会儿整理客厅。给冷清、寂寞的“将军府”带来了一些欢快和温馨。

一个家庭不能没有孩子，一个单位不能没有青年人。否则，生活会失去色彩，日子会变得寂寞！

可是李贞呢？她这辈子没有养活过一个孩子。甘泗淇将军一九六四年就去世了，二十年来她一人孤孤单单地生活着。特别是到了老年，可怕的寂寞经常罩在她的心头。眼下，虽然她的十一岁的侄孙女在身边，但孩子白天去学校读书，家里出出进进还是她一人。

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李贞怎么会没养孩子呢？只是在那绵延不绝的战争年代，作为军人，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只能是忠贞不渝、奋不顾身地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孩子嘛……

李贞是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小板桥人，家里只种着一亩半租田。父母领着她们姊妹六个，过着吃一顿盼一顿的日子。她和姐姐在六岁时就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那真是黄连淹心的生活啊！一个六岁的姑娘，要上山打柴，打了不会捆，捆上又挑不起来，为此她常常挨打。婆婆的小儿子比她

大一岁，那娃儿不少胳膊不缺腿，偏要李贞背着他走路。背不动，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毒打。她身小力薄端不起婆婆家那一大木盆的洗衣水，也是一顿打，打了，还得端。不准哭，只有把眼泪吞进肚里。大她四岁的未婚夫更狠毒呀，打起来，揪住她的头发往壁上撞，仿佛不把她打死不解恨……

至今，女将军回忆起往事，仿佛那毒打的伤痕还在！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的风暴把十七岁的李贞卷进了革命的队伍。她秘密地参加了妇女协会，次年就入了党。结束了苦难深重的生活，走上革命征途。一九二八年，李贞调到区苏维埃政府工作。这时她结婚了，并且有了四个多月的身孕。一次，在十八折战斗中，她和五个游击队员被敌人围困在狮子崖上，进退无路。敌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要捉活的，她便带头从崖头上跳了下去。血从两腿喷涌而下。她流产了。等醒过来时，身子虚弱得半点力气也没有了。与她一同跳崖的一个同志指着身边的草滩说：“那是什么？象个老鼠。”李贞一看，正是自己的孩子。她用手撑着身子，爬过去，抱起孩子，久久地端详着，心碎了……

她不顾身体的虚弱，要给刚刚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儿子，找一归宿。她用手在草滩上挖着，挖着，好不容易挖了个洗脸盆大的坑，把孩子埋了。儿子呀，别怨妈妈狠心。前面是欺凌我们的敌人，妈妈要去战斗、拼搏，随时准备牺牲……

在漫长苦难的岁月里，在严酷的战争中，我们的将军，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她继续说着……

“长征路上，过草地时，我又生了个孩子。热情的同志送来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拿来洗得干干净净的破衣

服当尿布。可是，这个小小的生命还是没有和我度过这艰难的里程，留在了草地的野草丛中。”

女将军哭了！五十多年了，两孩子如果都活着，应该是中年人了。可如今？女将军身边一个儿女也没有！女将军也是母亲，也有一颗慈母心啊！

她自己的孩子虽然没有养活一个，可是几十年来，她先后为烈士和亲朋抚养了二十多个孩子。她的这个小院里，从五十年代初进城后，就一直没有断过孩子的足迹、笑声。有叫她妈妈的，有叫她阿姨的，还有叫她奶奶的。

今天庭院里亭亭玉立的温顺的姑娘，就是在李贞身边长大的。几年前她就参加了工作。可她总忘不了女将军的慈爱，节假日里总要回来，看望李贞妈妈。

是的，这几十个没有爹妈的孩子在女将军这里得到的不仅是深沉的母爱，而且从小就吮吸到了革命传统的丰富营养。她的品德——不滥用职权谋私利，不向组织伸手要照顾，不要工作人员为自己代劳，不乱花一分钱……这些无一不陶冶着孩子们，鞭策着孩子们从女将军身边起步，一个个真诚、积极地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当然，离开李贞以后，孩子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女将军可不能保证孩子们的每一步都踩得那么坚实，不打个闪失。

去年，就是这个有点娇气的姑娘，突然给李贞提出了一个要求：

“阿姨，把我的工作调动一下吧！”

“你不是干得蛮好吗？”李贞有些吃惊地望着姑娘。

“那工作太累，再说也不是我喜欢的。”

李贞的心颤了一下。这也能成为调动工作的理由吗？

“你不喜欢？如果大家都去挑自己喜欢的、轻松的工作去干，那就没有人当农民，没有人下矿井，也就没有人掏大粪了。这样能行吗？”

“反正你给我想想办法把工作调动调动。”姑娘输理也不让步，还带几分娇气。

“别胡思乱想，安心工作。”李贞眼里带着明显的严肃。

这女孩当时太任性，没听李贞的劝告。竟背着李贞跑到女将军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单位，要求调动她的工作。这事被女将军知道后，她把姑娘找来，耐心而又严厉地对她说：

“不正之风在我这里是没有门的。你还是听我的话，收了自己的野性子，好好工作吧！”

她留姑娘住了一天，比前比后地给她讲了很多道理。将军的告诫，姑娘终于很愉快地回单位去了。

女将军的脸上也溢满了笑。

请相信，脚下这个台阶，一定会成为姑娘新的起点！

鲜花下面也有泥潭

半年后，我第三次进将军府。见到李将军的大妹子，她也是老红军，家在西城区黄城根。她不常来，一年来一二次看看老姐姐，叙叙家常。透过她们之间的相互关怀，我感到了她们家庭之间的温馨。

她对我说，她们姊妹六个，除老大早就病故外，三个在部队，两个在老家当农民。李贞排行老二，她是老三。老四现仍在部队。

我说：“你们姐妹六个中就出了一位女将军，中国就

这么一个。这是你们的骄傲，也是中国军队的骄傲！”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九五五年毛主席给李贞将军授衔的情景。

她急了，“是的，姐姐是将军，她是全国人民的将军，不是我们家的将军。”

这话，够份量，掷地有声。

“这些年，几个妹妹生活上有困难，我从经济上给她们一些必要的接济。但是，没有一个敢从我这儿来找门路解决工作和住房等问题的。”她做得好严厉啊！

“这点我们的孩子都知道。向大姨伸手是可耻的。他们都有那么一种清高自负的思想。六妹子的大儿子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农大，还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医学院。我说这才叫有出息。”

李贞听罢，满意地笑了：“自己开出的路，也许是坎坷不平的泥土地，但却是通向未来胜利的路。走别人为你开的路，即使铺满鲜花，也未必好走。因为，鲜花下面可能还有泥潭！”

七十六岁的老将军，还是蛮有诗情哩！听，这话难道不是诗吗？

今日，我从女将军身上看到了一直没有退色的可贵革命本色。

小张成了“一兼三”的角色

“喂，是李贞同志的家吗？”

“是。我是小张。你有什么事情讲吧，我给首长转达。”

我通报了自己记者的身份，并讲了继续来采访的时间、内容和要求。他说，他全记在本子上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再次来到了李贞的家。没想到，那个小张却没照面。这次她一气与我谈了三个小时，谈她过去的“战地生活”，谈她在“文革”中的遭遇，谈她离休后怎样寻找到生活的热浪……三个小时，她正襟危坐在藤椅上，连一口水也没喝。

这些习惯，无一不显露着坚强骁勇的气度！

正谈着，一位衣帽整齐的青年战士走了进来，他对李贞说：“首长，该吃药了！”将药片送到桌前，李贞感激地点点头，吞药、喝水，一仰脖子，咽了下去。

这战士的口音正是我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一位的口音，于是我问李贞：

“他是谁？”

“小张。是个很好的同志。在我们家他是第一号的忙人。他虽然是司机，但一身兼三职，既是我的秘书，又是我保健医生！好在我退居二线了，要不，真把他累坏了。”

说到这儿，她满意地笑着。

显然，小张在外面听到了李贞的话，走进来对我、也是对李贞说：“我都快失业了，三四天也出不了一趟车。真可以评节能标兵了。步行能办的事就不让车轮子转动，出一次车可以同时办完的事就不要出二次车。凡是来京亲属，一律不准用汽车接送或出外游玩。这样，我这个司机一年还能跑几公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一人身兼三职啊！”

原来，粉碎“四人帮”后，李贞才拖着虚弱的身体回